



皇帝需要尾巴——这是末代皇帝溥仪，少年时居住在紫禁城时的一大发现。溥仪说的“尾巴”，当然不是真的尾巴，也不是指他自己脑后的辫子。

溥仪所说的“尾巴”，指的是日夜跟在他身后的太监等随侍人员。溥仪写道：“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

那么，“宫里的尾巴”大到什么程度呢？以溥仪到宫中的御花园游玩为例：“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

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着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虽然组成尾巴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用，但尾巴和皇帝却是如影随形，无时不在的。溥仪说，除了他骑自行车玩耍的时候，尾巴因为无法跟

随，只好暂时免掉外，任何其他日常活动，仍然一定要有尾巴跟随，“假如那时身后没有那个尾巴，便会觉得不自然。我从前听人家讲明朝崇祯皇帝的故事，听到最后，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我就觉着特别不是滋味。”可见在当时的溥仪看来，“尾巴”已经成了皇帝形象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凡皇帝则必有尾巴，无尾巴则不成其为皇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为自己的复辟梦所误，做了“满洲国”的“皇帝”，成了中国的头号汉奸，所幸的是，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被改造成了共和国的新公民，不再想做皇帝了。但被他丢下的皇帝梦，却没有自动地滚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被有些人当宝贝一样捡了起来。

这证据便是许多官员，就像当年的溥仪似的，也很喜欢自己后面有一条尾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似乎尾巴越大，就越有官派。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别人为自己打伞。

前两天，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组官员在雨中行走的照片，除了温总理是自己打伞外，其他几张照片上的官员都是有专人打伞。其中有一张最为刺眼：一个高个子的县委书记，双手袖在身后，顾盼生姿，丝毫不觉得别人为他打伞有什么不妥。

当官员们让别人为他们打着伞，施施然招摇过市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以有尾巴为荣的。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有尾巴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因为毫无必要地让别人为自己打伞，意味着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社会的公仆，而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的主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公共服务的接受者——观念如此错位，还能算光荣？网民对温总理自己打伞的举动好评如潮，证明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到了民国时代，脑后还拖着一条辫子的人，说明他们的审美观，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变迁，实际上已经“奇丑无比”，但还浑然不觉；到了21世纪，官员们还喜欢有尾巴，暴露了他们思想的脑后还拖着一条辫子——皇帝的辫子。这是真正难看的“猪尾巴”，我看还是应该尽快剪掉才是！

「幽灵」周志俊

老人才发现银杏树的叶子如此美，浓郁得像把伞，树干那样结实，乳头似的青果一串串挂着，流连复流连，不舍得离去——缝隙中那一排白屋吸引着它，它已斑驳得颓壁残垣了，然屋檩子还支撑着，一似他瘦骨嶙嶙……唉，多少年了！

水泥地发出窸窣的软履声，园主人不无奇怪注视着这来自扶桑之国的老人，他特意穿着黑色的和服，他谢绝了主人殷勤的接待，要求独自在这园林踽踽漫步，他说他喜欢这个静，湖光山色，夕阳西下，“幽灵，幽灵，逡巡在这黑色的土地上……”啊，当年的臭水沟，现在已是碧波涟漪，在漾漾水中看到他一头银发，鹭鸶飞来，荡开了波纹，他看见两只猩红的狼眼在池里显出，像古代猛兽狡狴，手持军刀劈来，老人头上沁出一阵阵冷汗。

“那排破房子挺煞风景的哩！”

“哦，这不能拆，要恢复它作纪念馆，这园盖好不久就沦陷了，成了日本军司令部，这里死了许多烈士，要纪念他们！”

老人从宽大的和服里掏出手帕揩汗。

“那棵银杏树下是日本兵练习劈刺的地方，他们把我们中国人当活靶子！”园主人介绍着。

出于民族的歉疚还是谢罪，老人到服务部买了香烛，到树下盘坐起来，唱起了《幽灵之歌》，他是带领一文艺团体来华演出《幽灵之歌》，内容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也写了日本人民为这次战争付出的代价，老人是作者。

园主人给老人设了晚宴，有位老妇坐在园主人身边，脖梗上有道深深的刀痕，老人惊了一下，差点把酒杯碰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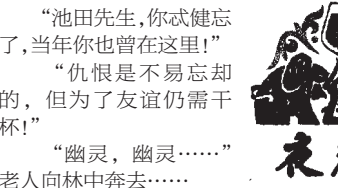
“池田先生，你忒健忘了，当年你也曾在这里！”

“仇恨是不易忘却的，但为了友谊仍需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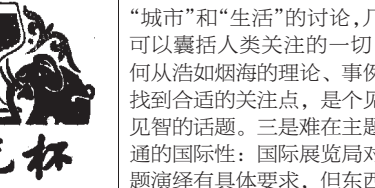
“幽灵，幽灵……”老人向林中奔去……

皇帝的尾巴

郭松民



夜光杯



夜光杯



那两部电影我只看过一部。《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是老片子，荷里活改编奥国小说的爱情戏，说两个毗邻小店里的一男一女只写情书不见面。我记得那小店面。旅居英国那些年，小镇小乡街头巷尾总有一两家小小的Corner Shop，平易亲切，我每次路过都进去转一圈，可惜难得碰上俏丽的女店员，十家有八家是狄更斯小说里的公公婆婆里外照应，后来还多了不少印巴老板，满脸是异乡人干岁之忧。

那部《街角小店》听说九十年代重拍了新版本，Meg Ryan 和 Tom Hanks 主演，片名改成《You've Got Mail》，反映e-mail 新时代的景象，两个店员用电脑写情书。《A New Dictionary of Idiomatic American English》说“You've Got Mail”是美国最大电脑公司的商标，互联网上闪出电子信的画面，一声“你有信来了”，电脑机主马上按钮读信。这部新戏我没看过。也许出了VCD，找一张来瞄一瞄并不难，难的反而是克服自己心里那份抗拒感：不是邮差投进信箱里的情书，电脑荧屏上打出再漂亮的贴心话毕竟少了几丝飘香的手泽。那只是水中的花影。

那天，在台湾做翻译的老章来我家吃午饭，谈起电子信e-mail不少人喜欢译作“伊妹儿”、“伊媚儿”。我不喜欢。硬梆梆的电子文明是理性的硬件，悍然抓个绣房粉黛投怀送抱，那是香香的热脸偎在冷冷的屁股上，平白糟蹋“妹”字和“媚”字天生的娇气，何况只算译出原音译不出原意。我情

微山湖中有微山，高九十米，湖中小岛也，传为殷微子启故居。微子为殷纣王庶弟，纣淫乱，启数谏不听见疑，遂退居山林。周公诛武庚，命微子代殷后，封于宋。今微山之顶尚有微子墓遗迹，墓前石碑篆文曰：“殷微子墓，乐侯匡衡立石、南昌尉梅福篆文。”字迹漫漶，不可辨认。梅福汉寿春人，为郡文学，调南昌尉，王莽时弃家修道，传仙去。

方志云：民国初年湖中有四十八团，皆山东渔民，世居于此如梁山泊好汉云。

抗日战争时期的铁道游击队即以微山岛为根据地活动于津浦铁路及微山湖畔。湖中芦苇蔽天，盛产白鲢，蜿蜒如蛇，肉甚肥腴。

我参与世博会工作已经8年了，如今我在上海世博局主要负责主题演绎。回顾八年多的经历，我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办好一届世博会，犹如唐僧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其中“主题演绎”就是一大难关。

这个“难”，一是难在主题演绎的灵性：诸如场馆建设、招展游说、沟通推介、投资融资、活动组织管理等，如何选择

一个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念，经过演绎，在上海世博会上进行展示，是个全新的任务。二是难在主题内容的复杂性：对“城市”和“生活”的讨论，几乎可以囊括人类关注的一切，如何从浩如烟海的理论、事例中找到合适的关注点，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三是难在主题沟通的国际性：国际展览局对主题演绎有具体要求，但东西方

小店情侣的电子信

董桥

愿直译“电子函件”有金属的现代感。老章骂我不解风情，不让科技文明沾几分人情味：“老天爷要罚你下一世投胎跟机器人做夫妻！”他说。

名物繁博，各有从属，名堂不对，滋味跟着不对。邮差按门铃，门里的人问一声“谁呀”？英国老邮差都提高嗓子说：“Postman！”他们不说“You've got mail”。十八世纪末叶天文学家 William Herschel 发现天王星，原想沿用英王乔治的

名讳起名“乔治行星”（George's Planet），细想觉得vulgar，还担心世人反对那么大的行星只跟英国挂钩，最后决定拉丁化命名，叫 Uranus。西洋古早的各科学问爱借希腊文拉丁文充门面，充古典，求的是一股深意：旧石器时代不叫“dawn of time”，叫“paleolithic”；威尔斯中部发现的志留纪岩石不叫“grey rocks”，叫“Silurian”。

老章说他向来担心电子文明泛滥会摧残情感商数。我年前读 Daniel



猪（中国画）富华

的思维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习惯于从宏观到微观，先确定森林再考虑树木，而西方人看重细节，画眼睛一定要画到睫毛毛，主题演绎不能只讲概念，一定要有关于展览、论坛、活动的具体计划。因此主题演绎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学习国际展览思维的过程。

努力学习、逐步适应、积极破题。主题演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主题选择、内涵研究、项目落地。

从1999年5月市政府决定申办世博会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主题研究工作。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

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内涵研究颇为曲折。最初，提出了“城市新经济、科技创新、多元文化、社区生活、城乡关系”等五个副主题。这些副主题全面支撑了城市与生活关系的丰富内涵，也得到了国际展览局的肯定。但到了筹办阶段，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演绎却使具体展览项目策划变得很困难，如果按这五个副主题来布展，一方面可能割裂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另一方面会使展览包罗万象。有关领导亲自组织了这方面的讨论，大家逐步意识到需要换一种视角，进一步聚焦城市与生活的关系。专家们又提出了“城市人”、“城

Goleman 的《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已经有些志志。一九九四年，美国电脑网络输送了七千七百万多亿封电子函件，现在一定更不得了，《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于是不能不改成《You've Got Mail》了！

老章说他在美国东部小镇上看到杂货店里摆两部电脑，客人给点费用可以按钮查看自己的电子函

前不久，富华在英国皇家林荫画廊成功举办了他在这个画廊的第九次个人画展，画展第二天，一位曾在1988年买过他一幅画着13只小猪的英国老头来到展厅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富华说：“19年前我买了你一张画有13只小猪的画，它给我带来了好运，今年是你们中国猪年，我祝你好运！”

那幅画是富华在1974年创作的，当时为了参加国庆画展，凭着他“反右”和“文革”中遭贬，做了8年多的猪倌，深谙养猪之道，加之养猪期间从未丢下画笔，画面上13只形态各异的小胖猪十分可爱，只只小眼睛里都闪烁着灵性慧根。富华这幅精心之作在构图、绘画技巧、色彩运用、物象传神及主题表现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然而由于当时富华还属于审查对象，这幅作品没能参展。

1988年10月，伦敦大学艺术中心与伦敦大学博物馆为富华举办的画展上，这幅作品首次亮相。开幕式当天，当年还是中年的这位英国人一见钟情，将它买下。1989年2月，富华应邀在曼彻斯特国家艺术馆举办春节画展时，馆方因看到媒体对这幅作品的介绍，他们出面向那位买主出了借据，支付了保证金，借来参展。馆方将这作品制成大幅彩色的海报，贴在展馆门外铁栏杆上。1989年11月，富华在剑桥发泉艺术中心举办画展时，该中心亦采取向买主借画办法，他们将入场券和海报都用这幅作品印制。展出期间，随着中英文刊物《丝语》以“中国的一窝小猪在海外找到一个洋饲养员”文章和图片介绍，一时间“富华”和“中国画”成了热点。

富华十分钟情澳大利亚特产山山水水，他每年都要到那里写生。为了便于更多地观察和创作，去年年初他从伦敦移居到悉尼，被澳大利亚皇家艺院聘为院士。

富华先生虽说年逾80高龄，但思路非常敏捷，腿脚灵活，耳聪目明，勾细线条时握笔手腕丝毫不抖，线条弯曲自如，刚柔随心所欲。在不出外写生的情况下，每天保持着6个小时的作画，他说，他在完成画展期间订购者的一批画后，要进行新的创作，准备创作150幅，从中挑出100幅，明年在世界各地再作展览。

市生命”、“城市星球”、“足迹”、“未来”等五个主题领域，作为下一步项目落地的基础。

项目落地是前两个阶段的逻辑延伸，主题是否体现到各个项目中，决定了上海世博会是否精彩和难忘，其中主办方的展馆极为关键。2005年，上海世博局启动了中国馆、主题馆的展览策划，由于不少专家对汉诺威和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馆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策划面临很大的压力。两年来，经过社会征集、定向组织研究等努力，已基本完成中国馆、主题馆的展示概念框架，但如何形成精彩的展示内容，仍然是很艰巨的任务。

行百里者半九十，主题演绎仍将继续，挑战还在后面呢！

借景抒情与情景交融是人们的追求目标之一。

我与世博

富华画猪

耿龙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

富华